

〔日〕 京极夏彦 著

萧志强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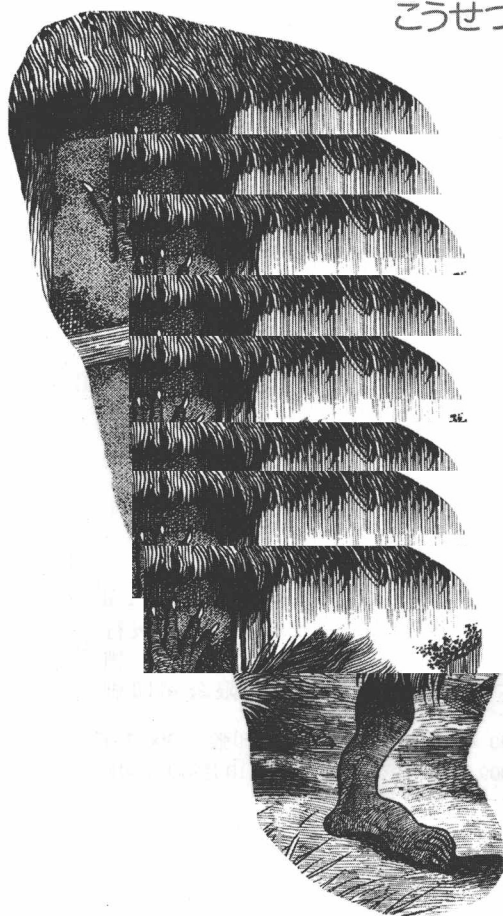
# 巷说百物语

こうせつひゃくものがたり

〔日〕京极夏彦 著 萧志强 译

# 巷说百物语

こうせつひゃくものがたり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巷说百物语 / [日] 京极夏彦著; 萧志强译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9.10

ISBN 978-7-5302-1013-0

I. 巷… II. ①京…②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427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01-2009-6536

KOSETSU HYAKU-MONOGATARI

by KYOGOKU Natsuhiko

Copyright © 1999 KYOGOKU Natsuhiko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., LTD., Tokyo.  
Chinese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, Japan  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巷说百物语

XIANGSHUO BAIWUYU

[日] 京极夏彦 著

萧志强 译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 经销
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90 × 1280 32 开本 11.5 印张 300 千字

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013-0/I · 985

定价: 28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

## 目录

洗豆妖	1
白藏主	45
舞首	91
芝右卫门狸	137
盐之长司	199
柳女	259
帷子辻	317

# 洗豆妖



某山寺内小孩童  
山涧小溪洗红豆  
同寺和尚与其素有积怨  
推之跌落山涧中  
撞岩而死  
自此，彼孩童之魂  
不时现身洗红豆  
时而哭亦时而笑

越后国有一处名为枝折岭的关口，道路难行。

那一带生长着巨大的榉树，据闻是个人迹未踏的秘境，连白天也非常阴暗。昔日被平清盛逐出都城的中纳言藤原三郎房利在前往尾濑途中，曾在这片榉树林迷了路，进退失据之际，突然出现一位怪异的童子，沿途折断树枝引领一行人上山顶。此处因此得名“枝折岭”。

该关口更深之处——

阵雨过后，山岚弥漫的深山小径上，一个头戴竹笠的僧侣心无旁骛地疾步而行。

此僧法名圆海。圆海踏草弹杖，直往前走。

（快，快，得尽快赶路。然而……）

圆海突然惊骇地停下脚步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倾泻而下，一转眼山间河谷已为大水满溢。原本清澈的小溪，此时已混杂上游泥沙，化为一条浊流。

（这下子哪过得了河。）

山道险峻。若要折返，便得在山中过夜。

事到如今已无法掉头，只有渡河一途。渡过此河，距离寺院的路程便所剩无几，想必不需半日即可抵达。不走山路，沿国道过关口也需两天，若要迂回绕过关口则得花上四天；反之，取此捷径只消一日便可抵达。原本圆海计划若能在日落前渡河，应可在深夜到达寺院，为此他一路疾行。

这下他浑身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疲劳。

（真是失策。）

这趟旅程原本并不赶时间，按理说应选择平顺好走的道路，至少应沿着国道走，否则如今也不至于陷入这令人进退两难的窘境。

这点圆海其实早有心理准备。今天清晨起天气就有点怪，但他未加理会，仍启程往山中出发。沿途虽然是崎岖难行的荒野小径，但或许因为从小常走，对圆海来说，这一带仍熟悉得宛如自家庭院。不料如今深谙路况已无任何帮助，只因他误判了天气。

（那么——现在法子只剩一个。记得上游应该有一座古旧的独木桥，在黄昏前便可抵达。取道该处远比折返划算，若能顺利过桥，接下来就不成问题了。）

圆海如此盘算着。

尽管举步维艰，他仍拼命拖着沉重的步伐，沿河岸往上游前进。湿透的法衣紧贴着整个身子，雨粒啪哒啪哒地打在他头顶的竹笠上，不一会儿竹笠上的隙缝便开始渗水，让圆海无法抬起头来。即使身穿轻便的旅装，还是步步难行。

哗啦——哗啦——滂沱大雨倾盆而下，雨滴粒粒豆大。

所幸大风已止。道路虽熟，但如果风势过于强劲，性命可能堪虞。

哗啦——哗啦——轰隆！

（什么声音?!）

他突然听到奇怪的声响，勉强抬起头来，看到眼前站着一名男子。

定睛一瞧，此名浑身湿透的男子一如圆海，身上也穿着僧服。不过他穿的是未经墨染的纯白色衣服。此人脖子上挂着偈箱<sup>①</sup>，头缠修炼者的白色绵布。看来此君可能是求道修炼者或朝拜者，但也可能是乞丐小贩之徒。

只听那名男子大喝：

“前头已经没路了！”

上游唯一一座小木桥已经腐朽，被水冲走了。男子又说道：

“不赶快找个地方躲雨，咱们恐怕得双双在此丧命。不过，下游河岸有一栋简陋的小屋，或许能让咱们撑到天亮……不，看这雨势，恐怕连天亮都撑不过。总而言之，咱们只能向老天爷或佛陀祈祷了。”

“一栋……小屋？”

这附近有山中小屋？圆海完全不记得。

“一栋不知有谁住过的空屋。我正要去那儿去。”

“小屋……”

经他这么一提，印象中好像真有那么一栋小屋。

“算了，就带你这和尚去吧。”

那男子不待圆海回答，从泥泞中跃身而起，跳下斜坡，从圆海身边走过，脚步稳健地朝下游走去。圆海转头看看那名男子的背影，抬起竹笠，往不知是否还存在的那座桥的方向望去。他定睛凝视，但在

---

<sup>①</sup>偈箱，和尚的法具之一，主要装些零碎小物件。



蒙蒙雾气中还是什么也看不见。

急雨的黄昏，天色一片昏暗朦胧。夜色正步步逼近。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。

哗啦——哗啦——轰隆！

（不行。若果真如那名男子所述，桥已经被冲走，继续往前走注定会丧命。或许真应该听他的建议，那么动作就得快些。只是……下游真有一栋小屋？真有一栋小屋吗？）

圆海转身往下游走去。那名男子已不见踪影。

他的脚程还真快。不，大概是因为雨势太大，不得不加快脚步吧。

路已难以辨识，视线完全模糊，脚步也愈走愈艰难。照这么下去，真能顺利抵达那栋小屋吗？

他只得在浊流的怒吼声中继续前进。眼前只剩这条路可走，然而……已分不出哪是猛烈的雨声，哪是湍急的流水声了。

哗啦——哗啦——

就在这一刹那，他踩到了苔藓，顿时脚底打滑。

圆海身体往前倾，为了避免往前扑倒，他尽量往后仰，不料却用力过度，猛然跌坐地上。

（这是哪里？这地方是……）

竟然是一大片岩石。

（难道这就是大家口中的……鬼的洗衣板？）

圆海浑身虚脱，无力地坐在地上。

这下……反正怎么做都没差别了。

在大雨中，圆海感觉自己已经和山陵、大气合为了一体。此时全世界仿佛都被吸入圆海的体内。哗啦哗啦的大雨声，和圆海体内流动

的血以一致的节拍合奏，如脉搏般间歇跳动。

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

（这，这到底是哪里？）

南无妙法莲华经。南无妙法莲华经。

一切的一切，都从这里开始。

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

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

刷——刷——

刷——

圆海突然回过神来。也不知道失神了多久。越下越猛烈的雨水如瀑布般沿着竹笠直往下灌，将圆海与外界完全隔离。

（这可不行！）

圆海在突然涌现心头的恐惧的驱策下站起身来，宛如在寻找朦胧的往日回忆，开始沿着河岸往下游走去。尽管视野一片模糊，但脚步自会凭着直觉找出方向。他或走或滑，仿佛已经下定决心似的，朝那儿走去。

真有那栋小屋吗？圆海早已抛开这个怀疑。在他的印象中的确有那么一栋小屋。对置身于从天而降的无数水滴之中、已经和山景融为一体的圆海而言，外界与内部已经没有差异，他因此得以心无旁骛直往前走。

就在前头，就是那栋小屋。

前方果真有一栋小屋。那栋摇摇欲坠的简陋小屋就畏畏缩缩地矗立在河流与山脉之间。果然是栋临时搭建的小屋，看来只能勉强遮风挡雨。

圆海毫不犹豫地冲到门口，伸手开门，转身钻入屋内，接着用力把门关上。

（这是怎么回事？）

他缓缓转过头来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竟然有众多视线集中在他身上，让他顿时不知所措起来。

屋里有十名左右的男女围着火炉席地而坐。坐在上座的是方才那位白衣男子。他望着圆海，露出微笑。

“还是来啦。”

男子说完，再度笑了起来。

他已取下头巾，露出湿透了的头发，发梢还淌着水珠。他的头发还没长到可以绑发髻的长度，大概是剃发后才长出来的。

“即便和尚你修行多年，浑身湿淋淋的还是不免要受风寒。快把法衣下摆拧一拧，来这儿坐下吧。”

男子满脸笑容地向圆海招手，然后环视在座众人。

其中数名似乎是附近农民，也有几个小贩。墙边则有个仪态高雅、肤白脸小的女人倚墙侧坐。她身穿鲜艳的江户紫和服与草色披肩，与这栋简陋的小屋毫不匹配。看她这身打扮，应该不是旅行者。

女人眯着一对凤眼，微微一笑。

在她身旁蜷着身子的应该是个商人，年五六十岁，从其光鲜的打扮来看，应该是某知名商号的老板，或许来自江户。

商人身旁端正地跪坐着一位身份不详的年轻男子。虽是一身旅行者打扮，但从其优雅的举止看来，应非农夫或工匠之流。当然，他也不是个武士。即使看到圆海，他也丝毫没改变姿势，依然悠闲地开开

关关把玩着箭筒的盖子。

坐在最角落的则是一位衣衫褴褛的驼背老人。

他大概就是这栋小屋的屋主。也不知何故，圆海如此确信。

这老人年事颇高，身材既干瘪又瘦小。

圆海别过脸。他不想多看这位老人一眼。因为他觉得这个老人的表情他完全无法猜透，想必言语也不通。若然，他应该是个外地人。

“你就不用客气了。”

白衣男子用足以看透人的锐利眼光盯着圆海，但语气仍十分柔和。

圆海想回句话，但男子又说道：

“我告诉你，这间小屋为这位伍兵卫的亲戚所有，因此请不必客气。是吧，伍兵卫？”

男子朝老人问道。

老人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以异常沙哑的声音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
（他不是这屋子的主人？）

圆海并不相信这名男子的说法。他直觉这位名叫伍兵卫的老人与这间小屋十分匹配，仿佛这栋小屋缺了他就不完整。老人仿佛就是这栋屋子的装饰，和这栋屋子浑然一体。

此时从额头滴下的水珠渗入眼眶，圆海眨了眨眼睛。

白衣男子继续说道：

“怎么了，和尚？即使你浑身湿透，也不必见外吧。不必在乎这些家伙。反正现在会在这种地方出现的人，都是些下等贱民。”

“喂，御行<sup>①</sup>大爷……”

---

①御行，身穿与修行者僧服类似的衣装，实际上以贩卖驱邪符咒为业的人。

那名年轻男子伸手说道：“这位出家人可能不希望和我们这些贱民同席。或许他正在认真修行呢。我看就不必勉强他了。对不对，和尚？”

“没，没这回事——”

轰隆！

（真伤脑筋。）

“叨扰了。”圆海轻轻抛出这句话后，取下了竹笠，便在泥地上跪坐下来。

花了半个时辰，他的心情才平静下来。

大雨直到半夜仍无止息的迹象。小屋内昏暗异常，只有地炉中的炭火偶尔发出爆裂声，震动着圆海的耳膜。就那一点点炭火，根本不可能把湿透的衣服烤干，因此湿漉漉的衣服至今仍紧紧贴在他身上。

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真是无法言喻。

又坐了半个时辰，他才开始觉得习惯些。不知不觉间，圆海已经加入围坐的一群人之中。

在这种漫漫长夜，何不聊聊江户非常流行的百物语打发时间？这建议是那名自称御行的男子提出的。现场众人没有异议。

的确，在这种气氛里，不来点闲聊杂谈真的很沉闷。

## 二

小女子阿银我嘛，做的是随波逐流、四处漂泊的生意。到处走动，就会听到形形色色恐怖或奇怪的故事。

什么？你问我做什么生意？

看我这身打扮就知道，除了表演傀儡戏、当个巡回艺妓，还能做些什么？

有人管我们巡回艺妓叫“山猫”。为什么叫做山猫，因为它们会变成人形。这你应该知道吧？其实鼬、貉以及狐狸等野兽，都能幻化形体作弄人，山猫也是一样。

你说我在胡扯？我干吗要胡扯？别说山猫，就连家猫也会作怪。要养猫打一开始就得先说清楚要养几年，不然日后它准会出来作怪报仇。猫老了可是真的会作怪的。不是有种怪物叫“猫又”<sup>①</sup>吗？

小女子昔日曾住江户。当时教我傀儡戏的新内师父养了一只花猫。当时那只猫才刚出生不久，吱吱的叫声听来像老鼠。我当时也觉得，这种动物哪可能变成妖怪？

大家也知道吧，有时人就是会一直在意这种事，所以，我便把猫放在手掌上，要它给我活个三年。不过这种事马上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后来有一天，它突然不见了。我从走廊找到天花板，上天入地翻遍了每个角落，也不知道它真的是上天了还是入地了，就是找不到它的身影。

那天，我养那只猫刚好满三年。

你说妖怪鬼魅很可恶？嗯嗯，这我同意。当时我心里有点发凉。所以，猫是真会变成妖怪的。

其实不用我多说，各位也知道。人死的时候，不是说把衣服反

---

①猫又，日本传说中的妖怪，两眼如猫，大小如犬，尾分叉为两股，会幻化形体为害人间。据说多为老猫变化而成。

过来穿，要在棉被上放扫帚或柄勺，枕头旁边还得摆一把菜刀。这些就是用来赶猫妖的。把屏风倒过来放也是同样道理，避免猫接近死人。你真的没听过？老兄。至少那边那位师父应该知道吧？嗯嗯。什么？这位师父讨厌猫？

嗯？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让猫接近尸体？老兄你大概会这样问吧。那是因为猫会骚扰尸体。师父，您说是不是？猫这种东西，我告诉你，它的魂魄会出窍，钻进死人的身子里。俗话不是说，如果被猫魂附身，一只懒虫也会认真工作？这可不是胡说的，它们甚至会爬起来走，还能跳舞呢。不过我当然是没见过啦。嗯？什么？不会吧？那边那位御行老爷见过？真的吗？

所以你看，老兄。御行老爷，尸体果真会爬起来，对吧？脚伸出来了？从棺材里？还软绵绵的？哎呀，听得我背脊都发凉了，还真是吓人哪。

哎呀，真伤脑筋，怎么一开始就讲这种妖魔鬼怪的恶心事。好吧。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亲眼看到的事情。这件事可是千真万确，绝不是我编来唬人的。

算算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吧。

当时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，大概十三岁。我有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。她名叫阿陆，是个美人胚子。我这个当妹妹的说这些，大家可能会不相信。

俗话说一白遮百丑，她的皮肤就白得彻底，就连她吃下去的东西都能从喉咙看到——我这样讲是有点夸张啦。什么？你说我也是？哎呀，哪有这回事。我和姐姐哪有的比呀。她生得楚楚动人，左邻右舍都公认她是那一带无人能比的美女。连我这个当妹妹的都以她为荣，

相信只要再过一些时日，我也能变得像姐姐那么标致。唉，只是最后变成了这种跑江湖的下三滥就是啦。

什么？是啊，我的确很希望能变得像她一样。

我这个姐姐呢，有一天嫁人了。

嗯，记得当时正值盛夏。

男方是隔壁村子的大财主，好像是本阵<sup>①</sup>管理人的嗣子还是村长的长子，嗯，我记得名字好像叫与左卫门。

论家世与社会地位都无懈可击，我家的长辈都很高兴能促成这门亲事，只有我有点难过，也有点寂寞。哎呀，我可不是因为那种莫名其妙的理由难过。姑娘长大都得嫁人嘛——虽然我没把自己嫁出去——当时我虽然只是个小姑娘，也已经十三岁了，哪还会因为自己最喜欢的姐姐被人抢走而闹别扭。只是因为我不喜欢与左卫门。

没错。他是个令人讨厌的男人。他个子矮、脖子粗，眼神也难看。

该怎么说呢？该说他相貌猥琐还是高雅？总之，他这个人一点也不优雅。当然，像我这样的乡下姑娘，也不知道什么才叫优雅，但我想我讨厌与左卫门，就是因为他长得实在太俗气了。

唉，如今仔细回想起来，那男人也许原本也没这么差劲。至少他还算个性淳朴、循规蹈矩，咱们女人家与其嫁个油腔滑调的美男子，还不如选择这种单纯的人。但当时我就是很讨厌他。当我得知日后得管他叫姐夫，我就气得一声都不吭。想来我当时还真是没礼貌。

婚期愈近，我也愈讨厌他。

---

①本阵，原指战场上的主将所居的司令部，后指江户时代各地大名或官吏投宿的驿站旅馆。



爹娘没多说，只是默默地看着姐姐。不出几天，这么标致的姐姐就要离开我们，想到这儿心就一阵痛。什么？噢，她也没嫁到多远，夫家离我们家还不到一里，也算不上什么生离死别，不过毕竟一个女儿嫁作人妇就不一样啦。嫁出去的女儿不就等于泼出去的水？

嫁给一个富农当老婆，想必会很累人。原本美丽的肌肤会失去光彩，原本纤细的手指关节也会变粗。这也是理所当然嘛，任谁年纪大了都会变成这副德行。

只是……怎么说呢，原本光彩耀人、在年轻姑娘身上才看得到的晶莹剔透，当她们一嫁人就会越来越暗淡了。

婚礼日期确定之后，我就成天黏着姐姐，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她。其实从小我就像个跟屁虫，老是跟着姐姐不放。我这样可能让姐姐很困扰。但我姐姐从没露出过一丝嫌恶，她是个温柔的姑娘。

那是婚礼前一天的事。

我们俩一同上山。

我姐姐一向爱花，从小就常到山上摘花。那天她说，上山采花吧，今天是最后一次了。哎，这句话是姐姐讲的，还是我讲的，好像记不得了。

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。夏天的花朵争奇斗艳。和春天的花相比，我更喜欢夏天的花。草木青青，每棵树上的叶子都在迎风摇曳。真是个舒服的好日子。

那地方虽说是一座山，但地势并不如这座山险恶。

那座小山从村外十字路口转弯就能走到，就连小孩子都能不费吹灰之力爬上去。一爬上山顶，一望无际的风景顿时出现在眼前，连远方的高山都清晰可见。沿途风景赏心悦目，不过我并没有看风景，